

众生·人民路

在一个人的光阴里睡着

| 赵怀忠 文 |

在无锡疫情峰值还没有到来的时候,我就提前倒下了。尽管我在“市指”工作,但面对波涛汹涌的疫情肆虐,即便你大门不出二门不迈,感染或许也是迟早的事情。

我身体还算结实,平时很少生病。这次感染并非如一些专家所言,95%以上都没有症状,我畏寒发热,浑身极度酸痛到无法入睡,剧烈地咳嗽,所有的症状如教科书般一一呈现。

这次感染后,因为有时还要受领任务,所以我没有回家,就地在“市指”驻点酒店进行自我隔离。我住在酒店10楼朝南的一个房间,房间偌大的窗户向湖而立,湖光山色通览无余。

经历了几天前骨头如散架一般的疼痛,全身无法自如贴床而睡的痛苦煎熬,今早起床后,一个人忽然间觉得有了精神。午后,阳光透过两扇落地玻璃窗直射进来,房间温暖如春天一般。我用力把沙发移到窗前正对着湖面,还来不及倒上一杯水,整个人就有气无力地半躺进了沙发。那一刻,抬眼望去,窗外,阳光下,波光粼粼的湖面在湖心小岛和远方绿树围岸的衬托下,似有万千条鱼儿在欢快跳舞。我卧在沙发里,全身包裹着冬日暖阳,不一会儿,身上就有了点点汗珠丝丝向外渗出。我全然没有顾忌,只是稍稍把头侧向一面,更紧地贴向上衣内侧,随着阳光照射,热气升腾,也许是昨夜一夜未眠,我竟迷迷糊糊睡着了,睡意朦胧中,我似乎闻到了曾经阳光的味道……

那是2004年的一个冬日午后,患癌的母亲第二天要动手术。我怕母亲心里紧张,所以,在她术前的那个下午,我一直都陪在她身边,和她坐在病房的阳台上拉家常、谈过往。我们正说着说着,母亲就像发现新大陆似的突然惊叫了一声,“哎呀,怀忠啊,你头上怎么都有白头发了!”“妈,您吓了我一跳,有白发不是很正常吗。”我似乎没有介意。“才30多岁就有白头发了,我们家也没这个遗传啊,一定是平时吃的苦太多了。”母亲心疼地说。“来,趴我腿上,我来帮你拔掉吧。”尽管我笑着说没事,但母亲仍执意要拔,于是,我没再拒绝,像个孩子似的趴在她腿上。母亲拔得很细心,她自言自语说,要慢慢分清楚了,要不然会拔到黑头发的。每拔完一根,她都会轻轻问我:“疼吗?”“一点都不疼,你放心拔吧!”我有意大声回答。母亲让我伸出一只手,每拔完一根,她就放到我手里,让我一根一根地记着数,我嘴上应着,但并没有用心去记,温暖的阳光下,我都快睡着了。只是我刚眯上眼时,母亲会冷不丁突然停下来问我,你说说,我拔了多少根啦?于是,我眯着眼就随便说个数去应付她。母亲说,你可骗不了

我,我都清楚记得呢,说完就一个人“咯咯咯”地笑了起来。母亲40岁时,我父亲就因病去世了,20多年来,母亲含辛茹苦把我们姐弟三人抚养成人,想着母亲这一路走来的操劳和不易,想着她明天即将手术,趴在母亲腿上,我竟忍不住默默流下了泪水……那天,阳光温暖,尽管病房外的阳台很小,但母亲和我在一起的整个下午,她却开心得像拥有了整个世界。

冬日的阳光,注定是有魔力的,在沐浴阳光的那一刻,一股暖意从心底缓缓升起,缓和了焦虑,抚平了褶皱,治愈了心灵。

2018年“两会”前夕,那时我还在乡镇街道工作,分管的一些工作暂时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,加之颈椎病时常发作,所以那段日子整个人身心俱疲。善良的妻子看在眼里,时常想着法子主动和我交流逗我开心。一个周末的午后,吃完饭,妻子收拾好碗筷,笑着问我:“老赵,难得今天阳台上晒太阳这么好,要不要帮你敲敲头按摩一下?”“真的,太好了,只是有点过意不去啊!”我开心笑着应道。“嗤,你还和我客气呢。”拉拉头发敲敲头一直是妻子帮我解乏缓解头痛的拿手一招。很快,妻子在阳台上铺好瑜伽垫,我穿着棉袄一样的睡衣,于是,微闭着眼睛头枕在妻子腿上,尽享那一刻时光的美好。结婚20多年来,妻子为了我,为了这个家,她不仅默默付出了很多,也包容接纳了很多。那天,晒着太阳,妻子轻轻给我按摩着额头,和妻子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,我竟不知不觉迷迷糊糊睡着了……

2022年注定是个不平凡的年份,无数善良的人们甚至没有想过,国内三年疫情会在2022年末以这样一种方式收场。因工作需要,我借调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工作已近2年,我也没有想到,我会以一名阳性感染者教科书式的症状来迎接新的一年。这两年来,为筑牢锡城守护屏障,我见证了各行各业许许多多普通人,日日夜夜坚守战斗在抗疫一线,锡城防疫工作几近是“优等生”,他们的精神也是激励我一天天坚持下去的力量源泉。

现在,我已很少有一个人的独处时光,而像今天这样隔窗倚湖安然独享这午后阳光,并在这份光阴的流年里打个盹,用平和的心态感受悲喜,体验冷暖,我想,最美人生也莫过如此吧。2022年很快就要过去了,这一年,无论你面对的是不公、是伤痕,抑或是委屈和无助,所有的一切都将作为历史。只是,请记住:即便在这样一个艰难时刻,阳光、爱、温暖和希望仍是我们驶向新的一年信心和力量。

新一年,所得皆所愿,所遇皆所求,愿所有的等待,都不被辜负!

清晨睁开眼,两手舒展,伸个180度懒腰;然后,抄起手机,快速浏览朋友圈;然后,被一张照片和一段打油诗,暖到了。

照片是一盆绿植:用大瓦罐栽种的水芹菜。水汪汪绿油油,很是蓬勃。

打油诗不长,只四句:

少有聚会和沟通,
莫怪冷漠与无情。
盆中野菜依旧在,
驱走瘟疫送家中。

——这是一直没能送给司马小萌的盆栽水芹菜

各位一头雾水吧?下面是解读——

打油诗和照片作者闫文利,是我在京报集团的同事。说同事,其实以前没打过交道。他在《京郊日报》,我在《北京晚报》,偌大单位,上千号人,照面的机会本就不多,何况又不在同一部门。退休后,才有了一点往来:几年前我组织的黄花城水长城采风 and 去年组织的怀柔雁栖湖采风,都是这哥们联系的。采风很是成功。

至于水芹菜,怎么回事?下面是解读——

闫同学,土生土长的北京汉,在郊区摸爬滚打几十年,练就一副不甚麻利却十分渊博的口才。由于他曾担任《京郊日报》副总编辑,还有着相当不错的笔才。近年来,此君几乎天天在朋友圈发表感悟,自称“晨文”。旁征博引,杂七杂八,有点思想,有点水平。

在我这个“南方基因、北方变异”的半吊子北京人眼里,这个典型的“北京土著”,俨然“乡村权威”。大凡与农业有关的说教,我都毕恭毕敬、洗耳聆听。比如他说“水芹菜能治疗慢性咽炎”;且以身说法,称自己由于经常咀嚼水芹菜,治好了曾经顽固的老毛病——慢性咽炎。

治疗方法如此简单?

看我被煽动得两眼放光,闫同学备受鼓舞,当即表示,他在郊区院里种有一小片水芹菜,“供应姐们你,绝对没问题!”

回家赶快查阅——

芹菜可以根据原产地,分为本芹和洋芹。我国种植较多的是本芹,也就是中国芹菜,分为白芹和青芹。芹菜也可以根据习性,分为水芹和旱芹。水芹,就是人称的南方“小芹菜”,主要生长在南方的水田里。水芹菜的特点是内部中空,据说被江苏一带老乡戏称“路路通”。营养价值也高,常被端上餐桌。

可惜,这南方“司空见惯”的芹菜品种,在北方的超市买不到。也是,山迢迢水迢迢,你老兄就吃点本地芹菜好了。

至于慢性咽炎,说来都是泪。怎么回事?下面是解读——
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大学毕业,曾在张家口日报社工作过一年。张家口,这个

情趣·健康桥

哥们心意

| 司马小萌 文 |

超级美丽的山城,给京城来的小姑娘焕然一新一新的感觉。但也有“杂音”:北来的风沙,都要在这歇歇脚、喘口气,常年空气干燥。于是,三天两头往各区县农村跑,风里来沙里去的年轻记者,落下了慢性咽炎的毛病。

白天忙起来啥事没有,声音清脆响亮,不像十八就像二十。而晚上入睡时,当万籁寂静,喉咙就像鬼使神差一般,产生了“异物感”,咳不出吐不出。这动静不大却让人无奈的清嗓,要磨叽十几分钟,烦死了自己。

几十年过去,张家口早已出落成环保标兵,甚至堂而皇之成为冬奥会所在地,但我的慢性咽炎却“痴心不改”。既然不“伤筋动骨”,我也懒得治了。不过,几个月前,张家口晚报的小张记者找我,说“奉总编之意”要我谈谈当年的张家口印象,我还是软磨硬泡地拒绝了。亲爱的总编亲爱的小张啊,除了往事悠悠记不清了,还有这“跨不过”的咽炎呢。

嘿嘿,幽它一默。

到底水芹菜能不能治疗慢性咽炎,不知道。反正网上说,此绿色蔬菜,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。

现在,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:闫同学给我备好了一盆水芹菜绿植,水汪汪绿油油,很是蓬勃。

这等盛情,本应亲自去郊区他家取。可我没车,家里连会开车的都没有。疫情期间,风吹草低见“羊羊”,找谁都不合适。

俺这一家子,说来都是泪:大脑发达,小脑不灵。试问,开车跟小脑有啥关系啊?告诉你吧,小脑维持平衡,协调运动。开车,需要反应快。而俺家儿子,除了知识长河如滚滚长江不尽流,其他暂且忽略不计;而俺家儿媳妇,常常自称“脑瓜短路”,不知里面有多少谦虚成分……好了,知道俺家小朋友们学车有多难了吧?他们早就争先恐后声明:“我不行!”态度比我还坚决。

而闫同学,也“婉言谢绝”我找辆车去他家取,执意要等疫情过后亲自送上门来。看来“仪式”还挺隆重,足够吊人胃口。

人与人之间很奇怪。有的人,认识一辈子,却总也热络不起来;有的人,建立交情只需几分钟。

这就是缘分。“拔高”一点说,还有善心、爱心与同理心。

听说,水芹菜里面有草酸成分,生吃的时候会有一点发涩发苦,最好先焯一下水。至于是否可以长期咀嚼,是否具有医治慢性咽炎的普遍性,有待专家们进一步研究。

其实,就瞧这一片可人的翠绿,还有那个身材婀娜的瓦罐,放在家里也足够养眼了。

哥们心意。很好,我领了。



插画 戎锋